



(报告文学)

# 冬阳正暖

王宗禄

冬天的太阳，象温暖的火炉，照得人暖烘烘的，往墙根一靠，不要几分钟，就倦得昏昏欲睡，比喝了浓酒还惬意。一些无事可做的老头、老太太，都喜欢在冬季里靠墙根晒太阳，可打盹可闲聊，悠悠哉哉。可是，在陕西送变电公司西安铁塔厂的北墙根避风向阳处，却也挤着对冬阳有着嗜好的一群年轻工人。端着头号大茶缸，叨着两毛六一包的“大雁塔”，眯着眼，达到一种超然忘我之境界。

“厂长来了！”有人说。  
“厂长来了怎么的？”也有人索性闭上眼睛，装着啥都未看见。  
“你们怎么在这里晒太阳？”厂长还是过来了。

“胃痛。”  
“这两天伤风哩，咳嗽，畏寒……”  
“我们的活儿还没分下来哩。”每个人都有晒太阳的理由，厂长没办法。计时工资，只要不缺勤，你就不能扣他的。至于奖金嘛，一季度三十多块，上班的只要在考勤表上点了你，谁的也少不了。

工人干活提不起精神来。厂里抓过几次劳动纪律教育，还制定了“不准上班回家捅炉子，不准上班晒太阳”等等条款，就是少了“不准干多干少一个样”这一条。人们都蔫不唧唧，慢慢腾腾的，一身骨架在，却象被抽了筋。一旦遇到急活，调度员只好拿上好烟去求工人们干活：“帮帮吧，这批活等着发货呢……只当是拉兄弟一把还不行么！”

现在呢？  
又到了晒太阳的季节。  
我迈进了铁塔厂的大门。  
这是一个只有207人的小厂。四个车间，一个露天料场，地方不大，一目了然，没有一个闲人。车间里机器隆隆，工作有序，忙而不乱，令人感慨。

厂长白新科对我说：“最近，我们订了一条规矩，凡偷着加班的，扣罚班长当月奖金5元。  
“加班还要罚款？”  
白厂长笑了笑，说：“如今，我们厂实行的是计件工资。”

1975年1月，四届人大开过后，由于过度劳累，周恩来的病情继续恶化，每日便血不止。3月间，在作肠胃镜检查时，发现大肠内接近肝部位有一肿瘤。月底又再次作了手术。对于自己病情的一再恶化，周恩来是十分清楚的。作为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对于任何人也无法抗拒的自然法则——生老病死，周恩来的内心是坦然和无畏的。早在十几年前，周恩来就同邓颖超商定，相约死后把骨灰撒到祖国的大好河山去。这回，在得知自己的病已经不能挽救时，他又一再叮嘱说，不要保留骨灰。但是另一方面，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周恩来十分清楚自己责任的重大，自己的一进一退，关系到国家的安危，特别是在目前党和国家遭受危难之际，更是如此。党和人民迫切地需要自己坚守岗位。5月7日，周恩来来到北京医院看望了谭震林等同志，并专门接见了曾在自己身边工作过的医务人员。他在谈到自己的病情时说：“我估计还有半年。”并表示“你们一定要把我的病情随时如实地告诉我，因为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个交代。”从3月到9月间，据不完全统计，周恩来以重病之身与各方面人士谈话、谈工作102次，会见外宾34次，离开医院外出开会7次，在医院召开会议3次，外出看望人4次。

1975年9月间，周恩来的病情急转直下，由于癌细胞的消耗，体重由原来的130

斤下降到几十斤。在病痛的折磨下，他连散步4分钟的力气也没有了，9月20日，医生不得不为他进行手术。就在这次手术中，发现他身上的癌瘤已向全身扩散，无法医治。为此，邓小平当即指示医疗组，“减少痛苦，延长生命。”  
10月下旬，医生们为周恩来再次手术。

这次手术后，周恩来再也没有能够起来。开始他还可以强撑着看报，后来便只能依靠医护人员看报了。形势在一天天恶化，医务人员常常看到他睁着眼睛，望着天花板，不时地摇头叹息……  
1976年元旦过后，尽管医务人员进行了全力抢救治疗，但周恩来的病情仍在继续恶化。  
1月7日晚11时，当医生们来到床边进行治疗时，处于弥留之际的周恩来从昏迷中醒来，微微睁开双眼，凝视了一下，认出了其中的吴阶平医生，声音微弱地说，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你们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那里更需要你们。这



如今，班组长主动找生产调度忙「讨」任务。「上」只烟，「请」多帮（柳影摄）

干得多拿得多，干得少拿得少，不干一分钱也没有。工人们都抢着多干，下班捧也捧不走。  
“这倒不错。”我说。

## 好客的扎西

樊总辉

那个大雪纷飞的黄昏，我和翻译仁青策马疾驰在白雪皑皑的西藏高原上，冻得浑身僵木。忽然茫茫雪原上传来一阵狗叫，顺声望去，远处有匹快马正朝我俩奔来。近了一看，原来是位趁大雪天出来狩猎的牧民。他的马上搭着只火红的狐狸和一头肥大的岩羊，眉毛上结着白白的霜花，象老朋友久别重逢一样，他热情地介绍他叫扎西，家就在附近，邀我们去他帐篷做客。

到了扎西的帐篷，牧人的妻子热情地给我们倒上油汪汪的酥油茶，并用羊皮风袋把火炉焐得通红。我们坐在火炉旁喝着热腾腾的茶，烤着火，象冰棍一样的身子慢慢暖和了起来。扎西在雪地上扫出

一块空地，从羊圈里牵来一头肥大的绵羊，然后用一截绳子绑在羊嘴上。我好奇地问仁青这是干什么？他说这是主人要杀羊待客，藏族宰杀牛羊的习惯不用刀，而是用绳子绑住牲畜嘴，说是这比刀杀能使牲畜少些痛苦。  
扎西很快将羊收拾完毕，并用羊血和羊杂碎灌成草原上的独有食品——羊血肠。一口铝锅架在熊熊燃烧的牛粪火上，锅里的羊肉味飘荡在帐篷里，馋得人直流口水。主人用盘子将冒着热气的羊肉端到我们面前，并从中挑出一块肥瘦相间的胸肉递给我俩。仁青一边大口地撕嚼着羊肉一边对我说：“这块肉按牧民习惯是招待女婿的，非贵客不得享受。”我们和扎西邂逅相逢，他的款待使我心里过意不去，于是想留下饭钱。仁青赶忙拦住我，说是藏族待人豪爽热情，要给钱主人会认为客人瞧不起自己，反倒不高兴的。他从怀里掏出盛酒的军用水壶，双手递到主人面前，扎西也不推辞，接过酒壶，仰起脖子一阵豪饮。帐篷的气氛亲切融洽，

分不出主人客人，藏族汉族，倒象是一家人在欢乐地聚餐。  
吃饱喝足，扎西夫妇动手把帐篷里的东西挪开，在火炉边铺上厚厚的毡垫和羊皮，准备晚上睡的地方。我望着不大的帐篷犯难了，这里怎么能睡下四个人？况且帐篷又不象房子那样有隔间，客人与主人，男人与女人怎么安排？扎西铺好了毡垫，要我们早些休息，和他爱人抱起毛毯和藏被就往外走。我不禁吓了一跳，外边零下四十多度，冰天雪地怎么睡？仁青把我的话翻译给扎西，他听了哈哈一笑：“大鹏来了要搭窝，客人来了要歇脚。藏族从来没有把客人放在门外的规矩！”  
吃足了肥羊肉，喝足了酥油茶，躺在扎西为我们铺得松软暖和的毡垫上，浑身温和舒坦，白天骑马在雪地里奔波的疲劳寒冷消失了。从帐篷的开口处可以看到大雪仍在纷纷扬扬地落下，寂静的雪夜里，传来睡在雪地里的人的鼾声。  
我却久久难以入睡。

## 动物的话

李军



兔子的  
一次贪睡造成了终身后悔，就迷于孙后辈也跟着倒霉！难道我和阿基里斯一样，真的永远追不上乌龟？  
如果只顾遮掩自己的弱点，哪来勇气装扮春天？  
别管背后指责屁股的讥笑，耀眼的身影当然让麻雀眼镜！

## 人生终点

从火葬场开始的采访

刘业勇 李忠效

与此同时，八宝山殡仪馆的同志们也行动起来，对第四号火化炉进行了强制冷却。还没等炉温完全降下来，火化工场万志、刘占海等人就争先恐后地爬进炉内，进行彻底清炉。他们用工具铲掉火化炉内壁的旧耐火砖，又砌上一层新耐火砖，并在炉膛内垫上了一层厚厚的棉絮。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火化车间临时安装了一部电话，直通治丧委员会。市公安局的一名同志日夜守在这里。殡仪馆门前的广场上拉了许多电灯，晚上也如白昼。  
1月11日清晨，只休息了片刻的成秉仕带领工人又来到火化间，将已经刷过油漆的车子和炉门又反复擦拭了几遍，又刷了一道银粉漆使它闪闪发光。上午九点钟，中央领导同志来到火化间检查火化设备。领导同志详细询问了许多问题，又看过了空车试车，对秉仕提出一个要求：“你能不能让遗体不扑通一声落下，而是缓缓地、平平稳稳地落在火化炉的炉面上？”  
中央领导同志的这一要求，象千斤重担压在成秉仕的肩上。他从七一年参加火葬场自动化设计以来，考虑的焦点是进炉快、落尸快、尸车往回退车快，以减少入尸车的受热变形。对于尸体从尸车上落到炉膛面上有三十厘米的落差而产生的摔动现象还没有来得及解决。但现在无论如何得让总理的遗体轻轻落下，决不能让总理为人民积劳成疾的身躯受任何震动。

就设计、备料干了起来。经过一个昼夜的紧张工作，一台轻光瓦亮的入尸车装上汽车。技术员成秉仕顾不得休息，带着两个助手爬上汽车，直奔八宝山殡仪馆，亲自进行安装调试。八宝山的四台火化炉和入尸车、尸体传送带是遥控连锁自动的。为了使操作者能直接面对总理的遗体，以表达对总理的崇敬和爱戴，成技术员特将连锁自动装置改成了单炉单车的单

（七）